

“煎饼果子铺式”的中医院，为何半夜就排起挂号长队

专做中医事、甘当中医人、守住中医味……沈阳市沈河区中医院就医者“爆棚”的启示

本报记者张米扬、于力、于也童

天刚刚泛蓝，路灯还亮着，一栋类似普通居民楼的楼门前已经排了30多人。他们穿着羽绒服，戴着大棉帽，大门上方“沈阳市沈河区中医院”几个大字格外醒目……王蒲宁在朋友圈发的这张图片，引来上百个点赞。

王蒲宁在这家医院工作了27年。如今已是院长的她，无数次看到患者天不亮就来排队挂号的场面。她感觉长长的挂号队伍，是口碑，是信任，也是责任。

位于沈阳市府大路366号的沈河区中医院，是一座普通的五层小楼，混在一片老居民楼中并不显眼。当地媒体经常以求医者“爆棚”来描述这家医院；当地百姓称它是“煎饼果子铺式的医院，老百姓就好这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调研后称：“这是一所纯中医医院，为基层中医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专做中医事：去大医院转了一圈没治好，来这个小中医院有惊喜

一瓶矿泉水，一块面包，一个小凳，这是到沈河区中医院排队挂号的标配。夏天，凌晨2点就能排上10多人，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三四点钟队伍就排出了10米远。

因为号源有限，这里3年前一度出现号贩子倒号现象。他们常常半夜在医院门前放几把椅子，到天快亮的时候“呼啦”来一群人，瞬间挤占很多号源，然后高价倒卖，最高卖到200元一个号。医院负责人多次呼吁，当地派出所也出面打击，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许多医院都开始网上预约挂号了，沈河区中医院咋还排大队呢？王蒲宁解释说，众多医拥有的庞大的“铁杆粉丝”，其中很多老年患者不熟悉网上挂号，但不影响他们就诊的热情。此外，医院是纯中医治疗，前来做针灸、理疗、换药的复诊患者多，都是医生直接上手操作，很难估算诊疗时间，加上看病患者多，预约挂号也无法解决排队等待的问题。

记者翻阅部分专家的接诊记录看到，80岁的全国基层优秀中医罗忠义，医院安排每天只接诊30个患者，经常“被迫”加号到50多个；皮肤科主任李心红平均每天接诊100到120人；中医内科主任陈宝刚的病历本压了一摞又一摞……2021年，这家医院年门诊量44.26万人次，日均门诊量达1200人次。

还有一个“现象”在沈阳特别出名，就是患者在大医院转了一大圈没看好，最后抱着怀疑的态度来沈河区中医院，结果有了惊喜。

市民赵先生就是个例子。有天他发现脸肿了，而且越来越厉害。他辗转几个大医院都无法查出病因，经人介绍来到沈河区中医院，一看到医院的门诊心凉了半截，但来了也只好试试。针对他的症状，医生认定这是中医典型病种“大头瘟”，发病的人少，也很少有人知道，医院正好有古方可以治。经过一段治疗，赵先生的病有了明显好转。他感慨地说：“在大医院连病名都不知道，到这里没花多少钱就能治好。”

记者走访发现，和赵先生有同样经历的患者有很多。沈阳市民韩先生患上了面瘫，他四处寻医，西药吃了一大包，但丝毫没见效果，病情越来越重。“其实他来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我们运用电针和小针刀治疗，现在患者嘴歪的情况基本改善了。”治未病科主任蒋月琴说。

2020年11月，沈阳市民陈先生年过八旬的父亲患上了带状疱疹。在大医院输液多日，做了抗病毒等治疗后疱疹仍溃烂、流脓，疼痛剧烈。听邻居介绍说沈河区中医院治疗皮肤病很



▲2022年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一天，沈河区中医院门前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

受访者供图

拿手，陈先生带着父亲前来看诊。

“老人岁数大了，当时他的部分水疱已化脓，这是因为患者年老病久导致气滞血瘀，我给他清创后，开了中医药膏。”沈河区中医院副院长长鲍旭回忆说，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治疗，陈先生的父亲就痊愈了。

起早排长队挂号，患者从大医院“回流”，是这家医院几十年来踏踏实实做好做实中医事的体现。用他们的话说：“真正的中医特色是沈河区中医院能够立足的根本。”

老沈阳人一提起沈河区中医院，都会说一句：知道知道，就是专治火疖子的那个医院，老好使了。王蒲宁介绍说，其实我们也不是只治火疖子，其他皮肤病如痈、丹毒、蛇串疮的治愈率均居全省治疗此类疾病之首。“患者创口愈合了，手脚保住了，比什么都有说服力。用中医技术服务百姓所打造出来的口碑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中医院品牌也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以下数据，充分说明了这家医院是如何“专做中医事”的：中医药治疗人次数占门诊总人次数的95%；中药处方数占门诊总处方数的95%；中药饮片处方数占药品总处方数的70%以上；中医药处方数占门诊总处方数的98%；以传统中医药及中医适宜技术方法治疗人次数占门诊总人次数比例高达90%以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调研沈河区中医院时曾说：“这5个数据全省乃至全国的中医院都没几家能达到，说明这是一所纯中医医院。”

甘当中医人：医生主动加患者微信，院长手机有2400多个患者电话

1995年出生的李欣峰，是沈河区中医院独立开诊室的最年轻的医生。4年前，大学毕业的李欣峰在考研还是来沈河区中医院之间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她决定加入这个远近闻名的基层中医院。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李欣峰说：“在这里，我看到一批真正热爱中医事业、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老师和同事，我被这里浓浓的中医药氛围感染，我被这里医患之间和谐共处甚至亲如一家的情谊感动，我更加珍惜和热爱中医事业。”

沈河区中医院始建于196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从只有二十几名员工的小门诊起步，发展为现在近200名员工的中医院。

现有中医药护理专业人才120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1个，全国优秀基层名中医2名，沈阳市名中医6名。

在调研中，记者感受到无论是上至80岁的全国名中医，还是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都全身心投入中医药的开发研制中，为能做一名中医人而感到骄傲。

王蒲宁向记者讲了一件让她特别难忘的事。2021年11月，沈阳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道路堵塞拥挤。王蒲宁一早赶到医院，看到院里接老专家的车已经到了，原以为下这么大的雪，专家是不会来的，没想到一个没少全来了，而且无一人迟到。因为大雪，当天只来了16个患者，80岁的老大夫罗忠义说：“只要有一个患者，我们就得来，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记者在调研中看到一个有趣的场面，一家三代中医共处一个诊室给患者看病。外科副主任史容姣，父母就是老中医，她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了中医，199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来到沈河中医院跟母亲当学徒，母女二人共同为患者服务。后来，史容姣的女儿李欣峰也上了医学院，学的也是中医，赶上实习，也来到母亲和姥姥的诊室学习看病。

“中医真是让我着迷，”李欣峰谈到自己从医体会说，“腰脱不扎腰，扎手就可以治好，肩周炎不扎肩，扎胸就能治好，很玄妙、很神奇，这些东西深深吸引着我。”为了练好针灸，她常常在自己身上练习，眼皮肿了，身上扎

麻了，她依然不放弃，坚持学习各项中医技术，到医院仅仅3年时间，就独立开诊。“现在也有一批信得过我的患者，相信未来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医生。”

在同一些中医大夫交流时，记者感受到除了对中医事业真心热爱和执着追求外，每治好一个患者后的那份喜悦，通过自己掌握的中医技术帮助别人的那份成就感，也是他们一心甘做中医人的内生动力。

“来，您扫我。”在沈河区中医院的诊室里，这句话成了流行语。医生主动加患者微信，建立微信群，以便与患者及时沟通。医院每个诊室门前有一个粉色的提示标识，上面写着两位院长的手机号码，医生给患者分发的名片上也都写有自己的手机号码。

患者尹先生在就诊后加了主治医生的微信。“你看，病历本上医生盖的小戳里有他的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医院，我可以随时告诉医生自己病情的变化，他经常鼓励我，说我的病情越来越好。”

在沈河区中医院，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患者微信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妇科大夫刘爽经常把患者的病历本拍下来用微信发给患者，“这样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为患者留下全程记录。”

为了让出远门的患者能及时吃到药，患者走到哪，刘爽就把药寄到哪。“目前沈阳有疫情，有个患者没法到医院按时取药，我就每次邮寄10服药给她，原来不会用特急送，现在我都成特急送的常客了。”她笑着说。

身为院长的王蒲宁本身也是沈阳市名中医，一直坚持一线看病，她的手机通讯录里存着2400多个患者手机号码。“一天喝几次来着？”“中药是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啊？”很多时候，患者打来电话咨询的都是小事，但对患者来说，找得到医生，每一次沟通，都是一剂安慰药。“每串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公开手机号是对患者负责。”王蒲宁说。

守住中医味：不要新大楼，坚持“大门诊”

有网友提出，医院好是好，就是就医环境陈旧，缺乏现代化气息。确实，面对熙熙攘攘的患者，沈河区中医院的陈旧“小楼”显得特别拥挤。但是沈河区中医院坚持大门诊的初心从不改变，因为他们要守住的是纯正的中医味。

到基层中医机构看诊的患者有几个特点，一是要治未病，以预防保健为主；二是要挖西医治疗后的小病根；三是看病预算有限。中医治疗周期长，多以门诊治疗为主，因此发展基层中医药机构，沈河区中医院的负责人一致认为，主抓“大门诊”是关键。

副院长鲍旭说，就算是白送一栋新大楼，我们也不敢要。基层中医院并不是越大越好。核心中医大夫就这三五十位，目前每天每人接诊量达到100人上下，接近饱和。门诊楼再大，我们的患者也不会成倍增长。事实上，盖大楼、养大楼的日常运维费用，不可避免地会分摊到患者身上。长此以往，中医味就会流失，患者对医院的信任也会崩塌。

低廉的价格是沈河中医院守住中医味、倾心服务百姓的又一特色。正是坚守大门诊，不盲目扩张，不搞卖保健品、开大处方等更高盈利的模式，长时间保持中医没有跑偏，中医味没有流失，才能实现“让每一位患者既治得起病，又治得好病”的服务理念。

在药房，不少患者大包小裹地取药。记者随机询问发现，大部分患者拿药都在百元以下。治疗疮疡类疾病的特色药“银珠化毒丸”一盒能吃5天，售价15元。院里最贵的中成药“补肾健脑丸”60元一盒。“这是我给孩子拿的健脾消食散，效果特别好，孩子能吃10天，才19块钱。”沈阳市民李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时从药房最近两周的抓药处方看出，7天至10天的药量，大多为100多元，最贵的209元。患者都是提着一大包中药纸袋离开医院。记者算了一笔账：2021年这家医院门诊量是44.26万人次，医疗收入是6145万元，平均每人次看病不到140元。

如此便宜的价格让辽宁省医疗机构监测平台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以为后台数据库出现了故障，特意打电话向医院核实价格。

老百姓拿药便宜的背后，是医院的一遍遍“砍价”。“我们囤货量很大，在价格和质量上，我们‘货比五家’，在供应商中选价格最低的，选好后再‘砍价’，不让患者多花一分钱。”鲍旭说。

收入低、人才流失是目前基层公立医院面临的普遍难题。

为杜绝名中医被私立中医院“挖墙脚”，沈河区中医院经过多年摸索，制定了一套科学的绩效分配方案。“岗位靠竞争，报酬靠贡献”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分配制度改革把医院率先从计划经济“大锅饭”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医院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培养“大中医”是核心，人才培养要有特殊政策。王蒲宁坦言：“一个成熟中医医生的培养周期在3-5年左右，我们需要完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在传承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过程中，守正创新、不断进取。”

专做中医事、甘当中医人、守住中医味，或许就是这家中医院“不怕巷子深”，红火、爆满的秘密。

多现“变脸”诈骗案：一段段逼真的视频竟是伪造的……

一段视频、一段语音未必是真人拍摄或者录制。

在你不知道的手机App后台、支付界面、门禁闸机，或许有人正在盗刷你的脸……去年以来，多地发生“变脸”诈骗案。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深度合成技术迅猛发展，落地场景激增，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牟利。音频、视频等合成技术滥用，对人脸、声纹、指纹等个人敏感信息保护形成挑战。

合成动态视频一个2至10元，竟能注册手机卡、支付账户

近日，陈先生来到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分局仙岩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好友”骗了近五万元。经过警方核实，骗子用了AI换脸技术，利用陈先生好友阿诚社交平台上先前发布的视频，截取了面部视频画面并进行了“换脸”，从而对陈先生进行了诈骗。

2021年4月，安徽省合肥市警方在公安部“净网2021”专项行动中打掉一个犯罪团伙，该团伙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他人人脸动态视频，为黑灰产业链提供注册手机卡等技术支持。

在警方抓捕现场，几名犯罪嫌疑人正用电脑将一张静态照片制作为人脸动态视频。模拟制作出来的动态人物不仅能做点头、摇头等动作，还可完成眨眼、张嘴、皱眉等丰富表情，效果极为逼真。

在嫌疑人的电脑里，警方发现了十几个G的公民人脸数据，人脸照片和身份证照片分门别类存放在一个文件夹里。“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手持身份证照片、自拍照等，被称为一套。民警介绍，成套照片被称为“料”，出售照片的人被称为“料商”，这些“料”在网上已转手多次，而“料”的主人却毫不知情。

犯罪嫌疑人马某交代，由于制作简单，一个视频价格仅为2至10元，“客户”往往是成百上千购买，牟利空间巨大。

近年来，类似案件在浙江、江苏、河南等多地发生。浙江衢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披露：张某、余某等人运用技术手段骗过支付宝人脸识别认证，并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支付宝账户，非法获利数万元。

这些案件的作案流程颇为雷同：不法分子非法获取他人照片或有偿收购他人声音等“物料”，仅需少量音频样本数据，便可合成媲美真人的伪造音视频，用来实施精准诈骗，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或销售、恶意传播技术换脸

不雅视频等，造成肖像权人名誉受损。

网络“叫卖”合成软件教程，风险背后存技术漏洞、治理短板

据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网安大队民警王祥瑞介绍，前述案件中8名犯罪嫌疑人多为社会闲散人员，有的连高中都没读完。他们按照网购教程下载软件，花几个月便“自学成才”。

记者在网上联系到一位售卖相关教程的卖家。卖家介绍，全套软件及教程售价有400元、800元两档，800元的为高阶版本，“过人脸成功率超高”。记者在演示视频中看到，照片上传至软件后，标注出五官位置，调整脚本参数，一张脸便动了起来。“五官参数随教程送上，照抄即可。”据介绍，这些伪造视频不仅通过率高，人工审核都难辨真假。

“目前公众对照片等静态信息易被篡改已有所警惕，但对视频、声音等动态信息内容仍持有较高信任度。”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朱军说，深度合成技术飞速演进，让“眼见不再为实”，破解身份核验的难度会越来越低、耗时将越来越短。

专家担心，尽管针对深度合成技术的识别技术不断迭代、检测手段持续增强，但依然

没能跑赢“伪造”技术升级的速度。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任奎说，随着合成技术应用门槛的进一步降低，合成内容已模糊真实与伪造的边界。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安全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田天认为，新型伪造方法层出不穷，网络传播环境日趋复杂，检测算法存在漏洞缺陷等，反深伪检测难度越来越大。

法律规定相对滞后，也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际红说，目前法律规定，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但技术如何使用合理使用，哪些情形下应禁止使用等，没有具体规定；收集或收购个人声纹、照片，使用人脸、指纹、DNA、虹膜等个人生物信息等行为，在哪些范围内构成犯罪、将面临怎样的惩罚，需要司法裁判进一步给出明确指引。

规制合成技术滥用，别再让公众为“脸面”担忧

保护人脸、指纹、声纹等敏感信息，不再担忧信息“裸奔”损害个人隐私、财产、名誉等，是公众的共同期待。

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伦理治理指导

性文件《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近日印发，凸显技术伦理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在今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中，包括个人信息安全在内的个人信息安全等多次被提及。

陈际红表示，打击“变脸”诈骗犯罪，应从技术的合法使用边界、技术的安全评估程序、滥用技术的法律规制等方面予以规范，提高技术滥用的违法成本。

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技术专家邬贺铨提出，针对深度合成技术滥用现象，应以技术规制技术，利用技术创新、技术对抗等方式，提升和迭代检测技术的能力。

技术规制之外，针对技术滥用暴露的风险治理应当体系化、完善化。“要构建数据质量规范、根据应用场景对相关技术进行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明确设计开发单位、运维单位、数据提供方的责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邱惠君说。

专家提醒，针对花样翻新的“变脸”诈骗，公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不过度公开或分享动图、视频等；网络转账前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沟通渠道核验对方身份。一旦发现风险，及时报警求助。（记者张漫子、张超、陈诺）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